



2001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 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54-2301-9

I .2...

II .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753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责任编辑:尹志勇 责任校对:邓英琪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375 插页:3

版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1769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和微型小说选。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

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6年9月—2002年1月

目 录

短篇三痴	林斤澜 (1)
倒立	莫 言 (6)
女同学们二三事	苏 童 (24)
日子	陈忠实 (43)
一块板皮	刘庆邦 (54)
往事	史铁生 (67)
最后的牵手	雷抒雁 (81)
纸翼	潘 军 (84)
两儿童	阿 成 (95)
浪漫的薛姨	张一弓 (103)
锁阳	漠 月 (118)
会餐	金学种 (133)
洪水时期的爱情	衣向东 (143)
红蚂蚁	红 柯 (154)
地下爱情	孙春平 (166)
六福楼	范小青 (188)
红幡	星 竹 (199)
葬马头	刘玉栋 (215)
换牛记	迟子建 (233)
红花绿叶	石舒清 (回族) (249)

我讲最后一个故事	裘山山 (264)
划过秋天的声音	温亚军 (280)
太阳落在有鱼的地方	白天光 (288)
擎天楼	聂鑫森 (298)
成珠楼记忆	张梅 (310)
乡村教师	秦岭 (324)
举举妈的葬礼	陈继明 (331)
了悟禅师	凌鼎年 (342)
哈一刀	马步升 (345)
槐树的秘密	姜贻斌 (352)
卡锁	文炜 (367)
幸福的轮子	陈然 (388)
文人老满	石钟山 (397)
回家	王建平 (408)
安子的拳头	邵丽 (421)
获奖照片	张学东 (438)
猎遇	张人捷 (458)
找打	野莽 (483)
守望者的爱情	郭小橹 (496)
九曲桥	王季明 (517)
刻在生命线上的故事	职焯 (534)
附录：2001年短篇小说创作漫评	胡平 (541)

短篇三痴

林斤澜

前 言

报载有的城市已经进入老年社会。老年服务必须赶紧起步。又有尊称银色工程，告知企业家虽说利薄可是稳定，更有持续市场。又有某地某城统计，痴呆症竟占老人的十之一二。又有一说此症本来不少，只因检查手段落后，当做老糊涂了，或返老还童一声“老小孩”就交代了。这里记下症状数则，或可供工程参考。

花 痴

陈素娥 女 六十五岁 生活自理，手脚自如。衣着整齐，梳理干净。每日早晨或傍晚，必到公园散步，爱去树林背静地方，来回逡巡。遇见单身老头练气功、打太极拳或随意做操，先静默观看，再定睛，出神，眼皮半合，起雾，发光如玉的水色，如水的花色，如花的鼓苞初开……日常简单点就说“花”起来

了。其实还是简单不了，这“花”人见人爱，可又人人耻笑。若在男性，是寻花问柳之花，女性则是水性杨花。

一天黄昏，有一男人伸手牵花眼女人走进灌木丛，就地作乐，这位陈素娥顺从不语。

过后，陈的成年子女发觉，报警。警方找来四五个嫌疑人，让陈辨认，素娥茫然。叫她看过来就一个个看过来，然后又一个个看过去。脸上毫无反应，如目中无人，如凝视远方。

警方又把嫌疑人带一个来，单独相对。监视的警方也闪在一边。片刻，看见女人的眼睛定了神，接着“花”起来。换一个嫌疑，同样顺序重复。

案定：“花痴。”

备注：陈素娥的丈夫，五十年代一次肃反运动中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石 痴

徐陵（1920—1990）男 汉族

二十岁时，抗日战争中突围，从高山陡坡滚下，落在石头槽中，昏迷。午夜，小雨，冻醒。面对巨石，不知所之。稍稍爬动，全身疼痛，才恍惚相信是阳间。连摔带滚，竟又落到山客窝棚门前，得到山药医治。五日后，有自己人路过，天也，回到革命队伍。

二十一岁（即1941年）到七十岁（即1990年），整五十年间，因这滚坡落石的五天，不断接受审查。山客找不着，石头不能言语，无法取证。日久，山坡也种树造田，改了地貌，丧失了摔滚的形势。遂成疑案，永挂档袋。“文革”中，“精生白骨堆”，“奋起千钧棒”，打斗致残。

七十岁时，这五十年前的五日冤情“宜粗不宜细”，“留尾巴”，终获“改正”。徐陵老头已无力高兴，可也敞怀饮酒一番。谁知闪了风，感冒发烧，卧床五日后烧退，却懒得起身，懒得说话、懒得日常琐碎。

忽一日，竟早起。穿着平整，漱洗仔细，面容平静，眼色温和。稳步出房门，出楼门，出大门。

老头在历次审查中，从军队“清洗”到边远小城，由黑发到白发，由抄抄写写，到看看守守。但凡风吹草动，必进劳改队。又因与石头结缘，自通石匠技术，每当修桥补路，他是现成当用人才。老来手如砂石，腿如原石，腰背如驮石的龟。

这天走出大门，来到石桥，垂目凝视桥与路齐地方，一块长方石条。当年修桥时节，石料用尽，单缺这么一方。他从别处搬来，未经斧凿，严丝合缝。

再到十字街头，中心用石头砌个假山模样，那充当主峰的，带槽，落得进一个蜷缩的人。

走遍大街走小巷，石阶，石坎，鹅卵石，碎石子……无一一看望，那专注模样，众人说作“相”，如相面相亲相棋。众人里的家人，暗暗尾随到底。末后忍不住，问声：

“说话有障碍吧？”

“没有障碍。”他发音清楚。

“那也说句话嘛。”

“说什么呢？”他平静反问。

众人本来不怎么平静，家人本来怎么也不平静，徐老的出奇平静像水从头洗了下来，人想是呀，说什么呀，石头一样痴了不就齐了。

徐陵老头回到家中，仰面躺下，无声无息，没有喜悦，没有厌烦，连劳累也没有显露。众人只说得一个满字，下边是满足

呢，满完呢，还是满可或满不可？说不准。这一躺下再也没有起来，众人才说定：满寿了。

哭 痴

晨起好太阳，一家三口在金色里围坐，喝牛奶、吃油条。女儿高兴，“摆活”股市花絮。

“……四天四夜，四起四落，赚了四十万……”

母亲在桌子下面猛踢一脚，女儿警觉。凡四、司，团音的十、市，谐音的痴、嬉，只和死字沾边含混的，都可能犯忌。女儿忘乎所以，小嘴丝丝的连串冒犯，老父亲已经两眼汪汪了。

夏立银，古稀，白发，方脸，阔口，两眼稍有光彩，板定将军相貌。可惜时常眼泪如豆，出眼窝，挂颧骨，不下。引发两腮抽抽，咽喉哽哽，将军相貌顿作了娃娃脸。

老伴伸手过去擦眼泪，哄道：“股市股市，咱们一股脑儿不懂，不听下一代不三不四……”又出来一个四，忍笑咽住。

女儿凑过来接着哄：“不哭不哭，什么股市，屁股屁股……”屁股另是一忌，女儿吐舌头。

夏老头哭道：“我死了，早死了。”

“您活着，您在您在。我掐胳膊了，疼吧疼吧。”

“半死叫摆平，打死叫拉倒。死过几回的人了，不怕……”老伴搂脖子才捂住那个死字。

女儿压着身子：“敲您的磕膝盖了，一敲一蹦，腿在这儿。”

老头挣扎着哭出来：“把馒头扔在地上，要我趴着啃……”

“你看你看，嘴也在，舌头也在。”

“您哪您哪，脚丫也在，大拇哥在，二拇哥在……”

“趴着还要撅屁股。不撅，踢。再不撅，扒裤子，啐屁

眼。……”老伴使肩膀堵，夏老头搯着，跺脚大叫：“我死了。”

女儿搯脚叫道：“连小拇哥也好好活着在，您哪，全在全活着，全活全在……”

老头甩头叫出来：“人格呢？”

“人格没跑，套牢在股市……”股和市都忌，女儿忍笑咬唇。

“人格在哪儿？我的人格死了！人格呢？死了！”夏立银两眼圆睁，闪出将军相貌。可惜泪如豆下，腮抽，喉哽，又不成样子了。

母女两个抱头搯脚擦泪连笑带哄：

“嬉哭嬉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痴郎。仁人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天大光。”

倒 立

莫 言

1

临出门时老婆硬逼着我扎上了一条领带，换上了一套西装。骑车走在黄昏的路上，感到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浑身如同撒了牛毛一样刺痒。进了市委宾馆的大院，躲在一棵雪松树的暗影里，赶紧把领带解下来塞到口袋里，又将西装脱下来揉搓了一阵，本想抓把土撒上做做旧，又怕回去惹老婆发疯，只好就这样穿上，身上还是别扭，但也没有办法了。

沿着灯光幽暗、树影婆娑、用大理石碎片砌成的小路，我朝宾馆深处最豪华的一号楼走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今晚在一号楼西餐厅的五号包间设宴招待我们——他的中学同学。得到我竟然也受到了邀请的消息时，我正在电影院广场旁边的修车摊上与修鞋的秦胖子杀棋。我的老婆——这个十年前就从丙纶厂下了岗的倒霉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我把左路的炮沉到底，叫了一声：将！然后抬起头，看着跑得浑身肉颤的老婆，问：跑什么？是家里起火了还是你被强奸了？老婆踢了我一脚，骂道：

你这个鸟人，怎么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呢？老秦瞪着眼问：你这个鸡巴炮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什么时候？你说什么时候？我的炮一直就支在这里，就等着你跳马让路呢。——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这就叫眼色不济吃苍蝇！下棋不看棋盘你看什么？——我看你老婆呢！——我老婆有什么好看的？——你老婆好看呢，两扇大腚，一身肥膘，胳膊像腿腿像腰——我老婆一脚就把我们的棋盘踢翻了，骂道：你们这两块狗不吃猫不叼的癞货，我让你们下！我让你们下！我老婆用脚把那棋子踢得满地滚动着，嘴里发着狠说：我让你们下！

我看到老婆真动了怒，便慌忙站起来，拍着她的屁股说：好老婆，跟你闹着玩呢，别生气——老婆猛地把我的沾满了油腻的手拨开，说：滚到一边去！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面额五十圆的票子，塞到她的手里。说：今日运气好，大修了一辆山地车，我要价五十，那小子连价都没还，扔下这张票子就骑上车走了。老秦弯腰捡着棋子，说：你知道那是谁吗？——是谁？——他就是斧头帮的帮主。老秦压低了嗓门说。我说老秦你可别吓唬我，我从小就胆小。老秦说我要是吓唬你我是你老婆养的私孩子。我老婆说去你娘的，养私孩子也不养你这号的！我说他是斧头帮的帮主又怎么着？我一个臭修车子的，凭手艺卖力气吃饭，他能怎么着我？再说了，我在他那辆破车子上下了功夫，给他上了油，拿了龙，连每根辐条都给他擦得锃亮，要他五十元也不多。老秦说：不多不多，要五百元他也会给你。我看到老秦的脸上浮现出狡猾的微笑，就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秦说没有什么意思。我说你这样说话怎么会没有意思呢？老秦鬼鬼祟祟地往四处打量了一下，压低了嗓门说：你好好看看那张钱。

我从老婆手里把那张钱抢过来，对着太阳一照，看到那个暗藏在纸里的工人老大哥面孔模糊，嘴上似乎长了一圈胡子。借了

秦胖子一张真钱一对比，果然是假的。操他的妈！我高声叫骂着，广场上的闲人都转头看我。老婆把那张假钱夺回去，翻来覆去，又摸又照，终于也确定是假币无疑。老婆嘟哝着：哼，还说人家眼色不济吃苍蝇，你自己才是眼色不济吃苍蝇，你岂止是吃苍蝇，你连屎都吃！我知道老婆正在闹更年期，不敢与她吵，就骂老秦：你个杂种，明知道他用假钱糊弄我，为什么不给我提个醒？老秦低声道：我倒是想给你提个醒，可是我也得有那个胆，他是谁？刚才对你说了，是斧头帮的帮主，是卸人的行家，今天我给你提个醒，明天我的一只手或者是一条腿可能就没了。

操他的妈，我还骂，但是嗓门已经压低了。老秦说，你就认了倒霉吧。你不就是出了一点力，费了一点油、贴上了几个小零件吗？再说了，这也不一定就是吃亏，多少人想巴结这个帮主还巴结不上呢。

老子靠手艺吃饭，谁也不巴结，我低声嘟哝着，心中渐渐平和起来，问老婆：还没问你呢，这样子急火狼烟地跑来有什么事？

老秦插言道：能有什么事？发情了呗！

去你娘的个秦胖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老婆骂了秦胖子几句，兴冲冲地对我说：我刚想到菜市场去买鸡蛋呢，听说鸡蛋要涨价，一抬头就看到你那个在新华书店当经理的同学，叫什么来着……你看看我这记性——肖茂方，外号“小茅房”，是新华书店的副经理——对啦对啦，是那个“小茅房”，开着一辆快散了架子的吉普车，看到我，也不下车，把半个身子从车门里探出来，喊了一声嫂子，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原来是大兄弟，走走走，快回家坐坐。他说魏大爪子呢？我说魏大爪子一大早就到电影院广场去守他的修车摊去了——你这个臭娘们儿竟然也跟着那小子叫我的外号！——叫顺了嘴了嘛，老婆说，我对你那同学

说，大兄弟；你如果着急我就去把他叫来。他抬起手腕子看看表，说，不用了，你去告诉大爪子，就说我们的老同学孙大盛从省里回来了，今天晚上七点在政府宾馆一号楼西餐厅五号包间请客，请的全是我们的同学，告诉大爪子早些收摊，别耽搁了。我请他回家喝茶，他说还有好几个人没有通知到，要赶着去通知，就开着他那辆破吉普车跑了。我想这事可是不能耽搁，就赶忙来告诉你。你知道你那个同学当到了哪一级——哪一级？——“小茅房”说是刚提拔了一个什么副部长，全省的干部有一半归他管。

原来是孙大盛这个猢猻！我压抑着心中的兴奋，大大咧咧地说，别说他是什么副部长，他就是再大的官老子该不尿他还不要他！他能管着全省的干部，但他能管着我吗？

看把你烧的，老婆说，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人家当到那么大的官，还没忘了你这个修破车子的，你反倒拿起糖来了。

我真的有些生气了，对老婆说：当官，谁当不了？别说什么副部长，让我当省长我也能当。但你让他们来修修自行车试试，你让他们来修修皮鞋试试，对不对老秦？他们行吗？他们不行。老秦说，大爪子哟，你别嘴硬了，只怕见到你那个部长同学，连骨头都酥了。——呸，如果是别的大干部，我见了也许还打怵，但这个孙大盛，他当了地球球长我也不怵。这主儿，尿床尿到十六岁，翻墙头偷樱桃一不小心掉到我家猪圈里，还是我爹用二齿钩子把他捞了上来。他在别人面前拿架子可以，在我面前嘛，咋不好说他不敢，咱可以说他不好意思。——你就别在这里胡啰嗦了，老秦道，古人说得对，“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甭管人家小时是什么埋汰样子，人家现在是大干部，还没忘了你这个修破车子的，就是你的造化。——老子不稀罕——嘴里是这样说，心里是怎么想的？老秦用嘲弄人的口吻说，快收摊回家，刮刮胡子

洗洗脸，准备着赴宴去吧！大爪子，我要是有你这样一位尊贵同学，杀死我我也不会蹲在这里修车子！——修车子怎么了？我说，这座城里没有了市长老百姓照样过日子，但没有了我，也包括你，人民群众会感到很不方便！——听听，越说越不要脸啦，我老婆说，你这样的货色，是死猫撮不上树，我这辈子嫁给你算是瞎了眼。老婆气呼呼地转身走了。我追着她的背影说：你这样的也只能嫁给我，你想嫁给美国总统，可惜人家不要你。——老魏，秦胖子郑重其事地说，别油嘴滑舌啦，这是个好机会，既然你那老同学点名请你，说明你在他的心中还是很有地位的，趁着这个机会拉上关系，将来肯定没你的亏吃，没准儿老哥还要跟你沾光呢，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你想想他手里的权力有多大吧！……

2

一号楼里灯光通明，楼前的空场上停着十几辆轿车，车壳子油光闪闪，好像一群明盖的大鳖。一个身穿西服的小伙子在楼门前的出厦里悠闲地走着，一看那派头就知道是从省里下来的。我躲在树影里观察着他，看人家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地自然大方，那套西装就像长在身上似的。小伙子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我也看了一下表，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估摸着离七点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我不愿意提前进去，让七点来咱就七点来，免得讨人嫌恶。我看到二楼的一间挂着雪白窗帘的大房间里灯火辉煌，晃动的人影映在窗户上。从里边传出了一阵似乎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我知道发出这笑声的就是原来的调皮少年如今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此刻活动在我脑子里的全是他年轻时猴精作怪的模样。那时候，谁也想

不到他能成为这样一个大人物，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心中感慨万端，从树影里闪出来，向着明亮的大厅走去。那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的目光扫过来，我心中感到怯生生的，脚下仿佛粘上了胶油。幸亏肖茂方的吉普车哆哆嗦嗦地开了过来，我像见到了救星一样迎了上去。从车里钻出了粮食局局长董良庆，交通局副局长张发展，政法委副书记桑子澜，当然还有新华书店副经理“小茅房”。这四位都是官，都比我混得好，我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但马上又安慰自己：他们在我面前是官，在孙大盛面前是孙子。我在谁的面前都不是孙子。当官的是人民的公仆，我是人民，他们这些家伙都是我的仆呢。

“大爪子，你小子，一个人先跑来了，我还预备着开车去接你呢！”“小茅房”对我说着话，转到车子这边，拉开车门，说：“夫人，下车吧！”

我吃了一惊，看到“小茅房”模仿着外国电影里仆人的动作，用一只手护住车门的上框，让一个面如银盘的女人钻了出来。

钻出来的女人是我们的同学谢兰英，想当年她是我们学校里出身最高贵、模样最漂亮、才华最出众的一朵鲜花，如今她是“小茅房”的老婆、新华书店少儿读物专柜的售货员。她穿着一条紫红色的长裙，脖子上套着一串粗大的珍珠项链，耳朵上也悬挂着一些丁零当啷的东西。她的腰身比起当年虽然肥大了许多，但因为个头高，所以看上去还是有点亭亭玉立的意思。身材矮小的“小茅房”弓着腰站在她的面前，就像大树旁边的一棵小树，就像大蚂蚱身边的一只小蚂蚱。

“董良庆你个龟孙子，张发展你个兔崽子，桑子澜你个鳖羔子！”我故意地起了高声，没称呼他们的官职直接喊着他们的名字，名字后边还带着一串拖落。